

张九韶散文集

爱的湖

水口题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九韶，1941年2月生，山东微山县人。现任济宁师专中文系副教授，兼任济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宁市政协常委等职务。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杏坛红杏

爱，撒满辽阔的湖面·····	(1)
太阳味儿·····	(4)
读杏坛·····	(7)
微山湖上的欢声·····	(11)
使命·····	(15)
映日荷花别样红·····	(21)
浪花·····	(30)
拜节·····	(35)
前进，为了祖国·····	(39)
独木桥外多开路·····	(43)

第二辑 微山湖，母亲湖

苇	(53)
湖上夜猎	(56)
捕虾记	(66)
长疯的荷	(71)
清清的湖水梦中流	(74)
硬头鳖	(78)
肆虐的龙虾	(81)
微山湖渔帮(一)	(84)
微山湖渔帮(二)	(87)
虎头祥子·大花鞋	(90)
保卫“美”的孩子	(94)
那云影那帆影	(98)

第三辑 咀嚼人生

我爱静	(101)
苦难的童年	(105)
乱葬岗过夜	(110)
那段时光酸甜苦辣	(115)
怀念家乡的塘	(123)
北京过生日	(130)
蘑菇云被面	(134)
全蛇宴	(137)
中山装这袋儿	(141)

久矣，喜子不来·····	(145)
小甜甜·····	(148)
我这名儿·····	(151)
这楼房·····	(154)

第四辑 多彩的世界

胸中海岳梦中飞·····	(157)
回忆吴组缃先生·····	(160)
街上两辆车·····	(169)
这座城夹在孔夫子和宋江之间·····	(173)
圣人门前一条街·····	(178)
香山纪游·····	(181)
万亩挂红灯·····	(185)
鲁南四花·····	(188)
夜校飘出甜和香·····	(192)
指路·····	(195)
做了几天武陵人·····	(200)

第五辑 杂感随笔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211)
莫糊涂了盗跖颜渊·····	(214)
蛙鸣：为公乎？为私乎？·····	(220)
嚼嚼《窝窝赋》·····	(223)

从“林逋十世孙”败露说起·····	(227)
鲁酒飘香话沧桑·····	(229)
帽子·领带·斗篷·····	(233)
说通感·····	(236)
深进去和跳出来·····	(239)
绰号“牛虻”的来历·····	(244)
墓碑上的小寒花·····	(246)

附录：作品评论

富有诗意·····	姜德明 (250)
特殊的生活气息·····	韩少华 (252)
我追求诗意·····	张九韶 (254)
文学是情学·····	崔道怡 (259)
情真意切 爱深味浓·····	邬乾湖 (268)
——《太阳味儿》赏析	
静夜，心泉在流淌·····	杨朝宁 (271)
——《我爱静》赏析	
写出新意 写出特色·····	田增科 (275)
——读《长疯的荷》	
《浪花》简析·····	田增科 (277)
虾趣及虾思·····	林有杉 (281)
——读《捕虾记》	
母亲湖之恋·教坛情结及人生感悟·····	彭兴奎 (283)
——张九韶散文略评	

自序

自处女作《苇》发表在《山东文学》1962年第5期算起，我的散文创作史已有三十几个春秋了。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到如今双鬓飞霜的五十五岁老人，我一直痴迷地爱着她——散文！而这爱愈老而弥笃，我这一生注定了和这摄人魂魄的小精灵难解难分了。

说是创作三十多年，但文革前才正式发表两篇作品。加之文革的荒废，直至1982年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微山湖的欢声》，我的业余创作的春天才姗姗到来。本书选的作品，除《苇》外，都是最近十几年的创作。

进入春天以后，收获仍嫌不够丰厚。许多文友，都曾善意地拿鞭子抽我，鞭策我在散文园地多耕耘出一片绿色。无奈疲惫羸弱的老牛难以奋蹄。现在检讨起来，恐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志向不大，才气不足。我算不得那种才华横溢、浑身的才华滴滴嗒嗒滴的人物。其次是心与身为仇，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便精神亢奋，心潮澎湃，血压猛升，有时吃降压片、安眠药还几天几夜难以成眠。本应是灵感到来，文如泉

涌；反成了头痛难耐，文思阻塞。

所以，又爱她又怕她，轻易不敢招惹。

朋友笑曰：阁下倒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优生。有人在报上还给予“少而精”的评论。

少是实情；精，实不敢当。

综观集子中的作品，不仅写作年代和背景不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体验亦有深浅，我的散文观念和艺术表现也有变化，很难说甘蔗棵棵甜，五指一般齐。虽然均是呕心沥血了一番，但实在不敢妄称优秀之作。即便是《爱，撒满辽阔的湖面》、《太阳味儿》在全国教育报刊获得头奖，专家读者评价甚高的篇章，离“精美”二字也有太大的差距。

我在编集子时，发现有几篇文章都提到了获奖，且掩饰不住一种自得之情，深为个人的浅薄而羞愧。当然，作为一名小城的普通教师，能够在《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中国校园文学》屡屡获奖，且有两次获头奖，心里高兴也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但是放在全省或全国作家队伍来看，这种奖励又算得什么！

相传唐朝大才子王勃，死了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创造的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天在水面上闹鬼，吟唱这两句话，吓得人们不敢到这里来。后来有人在水边大声说，王勃，你这两句好则好矣，但并非十全十美，不可修改。若把上句的“与”字和下句的“共”字省掉，改成“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也很好吗？从此以后，王勃再也不闹鬼，再也不自我陶醉地吟唱了。

我认为删掉“与”和“共”通则通矣，但从语气上还是

不如加上的好。我们对这个争论姑且不论，这个故事只是意在说明文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从这一点来说，写文章人的尾巴永远都应夹起来。

我想我活着，肯定不会再为得个什么奖沾沾自喜了；我死后，也肯定不会在微山湖面上闹鬼，声情并茂地吟唱《爱，撒满辽阔的湖面》，也不会灿烂在阳光下，阴风嗖嗖地背诵《太阳味儿》了。

我在写作中，遇到的困惑颇多，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散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二是散文的虚构问题。

散文因其短小灵活，本来适宜迅速直接地切入社会现实。这样做，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本来无可厚非。但也有的因时过境迁，或政治气候的骤变而凋零速朽。所以有人提出要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或者干脆只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卿卿我我，家庭琐事。窃以为，写这些东西固无不可，散文原本就是取材广泛的文体。但如果和人民群众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内容没人写了，读者怎会买你的帐？反映社会现实的未必不能传之久远，漠视和疏远社会现实的未必能够永恒。关键不是写不写，而是近距离地表现社会时，能否有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能否充分展示散文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审美价值。我较多地涉及了现实生活的社会内容，若说差距，恐怕就在这里。有的作品很可能有“紧跟”、“图解”之嫌，这是需要今后认真加以改变的；但这并不能因此动摇了我直面人生、反映现实的决心。

散文的真实问题，亦即虚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1986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在“我与散文”的讨论专栏中，摘要

发表了 my 《应当容许虚构》的短文，同时编发了一篇唱对台戏的文章：《“实”是生命之根》。

我在文章中写道：

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容许虚构，容许对现实生活进行改造和加工。那么，对散文为什么偏偏要求把真实作为“首要特征”呢？是的，写实是我国散文的传统，但并非每一篇都是写实的。况且，散文这一文体就不会发展变化了吗？我以为，“实”指的应是感情的真实。有感而发的作品，内容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完全符合真人真事。

那么，虚构的散文是不是就变成了小说，从而失掉了独特的魅力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呢？其实，由于散文在写人记事上，在取材、结构、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与小说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从整体说，绝不会因为内容的虚构与小说混同。当然，也有少数难分难辨的，这并不奇怪，其他文体也有这种互相渗透的情况，不仅不会影响创作的繁荣，反而会促进它的发展。

我把容许散文虚构的理由都讲了，这里不再赘述。我写的东西，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有的全部虚构，有的全部真实，也有的真真假假。全部虚构和全部真实的文字，读者大体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内容真实如何，多数看起来还像散文。但也有几篇写人叙事的，因为有较完整的情节和小说确乎难分难辨了，甚至更像小说而不太像散文。我曾说这种文体的互相渗透可以促进其发展，而现在把它们编到散文集里

却感到了别扭。看来对散文特质的理解，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几年前，敬爱的冰心先生给我题写了书名《爱的湖》，我一算计篇数少了点，加之出版越来越难，所以一直没能出版。这几年就一直感到愧对冰心先生的厚爱，心里不得安宁。现在在出版社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终于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盼了大半辈子的人终于熬来老来得子一样，自然是说不出的欢喜，尽管生的这儿子算不得胖大和美丽。

有朋友见了冰心先生题写的书名，笑着说：《爱的湖》倒像本言情小说，说不定容易卖呢！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他这么一点，我倒疑心是否起错了书名。

《爱的湖》，是从《爱，撒满辽阔的湖面》化简而来，自然尚可作多种理解。比如，对母亲湖微山湖的爱，以及微山湖充满了爱，还有对祖国对家乡对自然对教师和孩子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倾注着像湖水般的深情等。爱，是本书的基本主题，鞭挞丑恶也是因为爱。

我期待我爱的湖水能涓涓流入广大读者的心田，滋养更多的爱心，让爱的花朵满世界开放！

1996年暑夏

第一辑

杏坛红杏

爱，撒满辽阔的湖面

琅琅的读书声，在美丽辽阔的微山湖上荡漾着，荡漾着……湖上，也有学校？

怎么没有呢！学校有教室、办公室、宿舍、伙房，不过这一切都集于一体——你看，就是那艘漆成湖绿色的船。学校有校长、语文教师、数学教师、体育教师、音乐教师、会计、炊事员，不过这一切也都集于一身——那不，就是船头那位中年妇女。这种漂在水上的学校，差不多每个渔业队都有呢。

女教师一连上完了一年级的拼音、二年级的算术、三年级的作文和全校的体育——游泳练习，就要放学了。她帮着一个个小水鸭子似的娃娃们换了衣服，整好书包，然后跳到拴到船尾部的小舢板上。

每次放学，她照例先抱那个身上绑着葫芦的鸭馆的儿子，这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后这里最早出现的独生苗苗。接着七个娃娃也都有秩序地上了小舢板。小舢板在双桨的拨动下，活像只大蜻蜓，贴着水皮稳稳当当飞着。“大蜻蜓”上的娃娃们

高声背诵着拼音，引得鸭场上的鹅鸭伸长脖子，也“e—e，ya—ya”一片欢叫。鸭信乐哈哈地老远就打招呼：“喂，老师，我的鹅鸭也学会拼音哩！”老师笑着答：“你的鹅鸭只会一个音，比你这宝贝儿子差远哩！”鸭信双手接过儿子亲了一口，笑了，笑得那么舒心。

女教师又划船给张大婶送孙子。张大婶天天和老师见面，总觉亲不够。怎能不亲呢？这个祖祖辈辈连竹篙大的“一”字也不认识的渔妇，现在几个孩子都成了材：大儿子水产学校毕业当了渔业技术员，二儿子医学院毕业当了医生，小女儿在师范也快毕业啦。大婶拿出刚接到的女儿的信给老师看，信上说，要学老师的榜样，毕业后也要回湖区当教师呢。

就这样，一家一户地送，来回穿梭六趟才送完。虽说校船离住家船不算远，可一天两次接、两次送，总共二十多趟下来，也有十几里呢！一年四季，春风伴着她，夏雨伴着她，秋雾伴着她，冬雪伴着她，孩子的欢歌和吱呀呀的桨声伴着她，她总是这样，接了又送，送了又接……啊，去问那亭亭玉立的红荷吧，去问那漂泊不定的翠萍吧，去问每一朵含着深情的浪花吧，二十多个年头，我们的女教师用这只小舢舨，究竟划过了多少水路啊？

她，有点累了，俯身往明镜似的湖水里照了照自己带些倦意的面容。啊，二十多年前，当她怀着改变湖区教育落后面貌的雄心和年轻人的浪漫情调来这里办学的时候，一眼见到清清的湖水，也这样照过。只是那扎着红绸蝴蝶结的乌黑小辫子不见了，如今短发间过早地掺进了银丝，像初秋湖上斑驳的芦花。而那白皙丰腴的面庞，如今变得黝黑光润，这

是阳光和湖光精心调出的色彩。只有那双大眼睛，依然像湖水般明澈、深沉！

她照过“镜子”，用双手掬起清凉的湖水洗了脸，顿觉精神清爽了许多……

夕阳落入大湖，化作满天飞霞。霞光燃尽了，化作满天闪烁的星星和满湖星星般的渔火。这时候大校船接到通知，立即转移到新渔场。女教师想起了丈夫的来信：“我亲爱的吉卜赛女郎，回来吧！孩子都快忘记妈妈的样子了。”她热泪盈眶，自言自语：孩子，原谅我吧，湖上的哥哥姐姐更需要妈妈呀！

大校船升起两面雪白的篷帆又出发了，后面跟着一长溜逐鱼而居的渔船。有什么办法呢，八十年代的鱼类仿佛也变得聪明了，老是捉迷藏。这样的转移有时候十天半月一次，有时候三五天一次，有时候一天数次呢。啊，大校船！你把女教师崇高的爱和琅琅的书声撒遍了大湖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大湖也都成了孩子们的校园。

然而咱们的女教师的心啊，比大湖还美！比大湖还宽……

1983年10月27日《中国教育报》

太阳味儿

只知道太阳是红红的圆，只知道太阳是圆圆的红，不知道太阳啥味道……

1953年考初中似乎比现在考大学还难，我只有12岁居然考中，在家乡一带传为美谈，赢得很大荣耀。在班级我年龄最小且成绩优良，倍受师长的喜爱。可一入冬，意料不到竟出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大概晚上多喝了水，夜里管不住“水龙头”尿了裤。我懊丧极了，像我这样被重重宠爱包围的孩子有着很重的虚荣，拿出去晒实在难以承受同学们的耻笑。我下定决心，宁愿花几夜功夫用热身子暖干，也要守住这个秘密。待旁边的同学起床后我才磨磨蹭蹭起来叠被子，把强烈的自尊和尿的腥臊全裹在里面。

这天冬阳灿灿，我的心却一直彤云密布，光身子暖冰冷的湿被窝毕竟不是好滋味。临睡时，我只好大义赴难，赤条条往被筒钻。哇，奇怪，出乎意料地喧腾腾暖烘烘！一股带点焦糊气息的特殊香味强劲地扑入鼻孔，混着些残余的腥臊

反而添了些亲切和温馨。我猛地连头钻进去，贪婪地吮吸这亲切这温馨这暖烘烘的焦糊香的太阳味儿。

忽然想起，糟糕，这下大家不就知道了吗？立即有了RQ的毡帽被人掀掉的悲哀，很怪晒被人的多事。

事后却没有任何人提及，仿佛“水龙头”始终尽职尽责从未出过差错。正当我惴惴的心开始平静下来时，一件倒霉的事又不期而至。

我端着搪瓷缸去打水，没留神碰倒了炉边一个竹壳暖瓶，砰地一声响把我吓坏了，便喊：“这是谁的暖瓶，叫我碰碎了。”周围没有一个人，烧水工人也不在。我犹豫了一下，便逃也似地走开。在当时我的故乡，没有一家有这玩艺儿。至于掰着手指头数全村有几只暖瓶搞忆苦思甜，那又是以后两年的事。所以在—一个贫苦孩子眼里，一只竹壳暖瓶是很贵重的奢侈品，事实上也相当我半月的饭费。使暖瓶的只有老师，我担心总有一天会找到头上。一天天过去，仿佛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我的内心却搅得不得安宁，便到班主任那里去“自首”。我一边哆哆嗦嗦取下口袋的别针，从里面掏出一卷浸满寡母血汗的零碎钱，一边嗫嗫嚅嚅地承认过失。

班主任是个古板严肃的老头儿，却噗地笑了，笑出了平时难得见的慈祥：“都怨我放的不是地方，这不怪你。我去打水水没开，便顺手放在炉边。幸亏没有灌水，如果烫着你我才罪大恶极。你用不着赔钱，你看，这瓶胆不是已经换过了吗？来，喝杯水！”

我没想到是班主任的瓶，更没料到他会采取这种宽容的态度。我是准备了挨克的心理来的，而他反倒作自我批评。我